

禮貌講堂

大學生在課堂上的行為是否已經變得惡劣無禮？

02-17

李·舒牟不想傳手機簡訊給學生，也不要加入他們的 Facebook 好友群組；不過，令學生大失所望的是，她偏愛透過老式的溝通管道和學生聯繫：也就是電子郵件。

如果學生願意花點時間來回覆她的電子郵件，這位教育心理學教授就會感到很欣慰；而如果學生在信的開頭沒有寫著：「喂，老李」的話，那麼對她而言就更是額外的驚喜了。

她和很多同僚都認為，行為隨便的問題已經滲入了大學殿堂，而學生這種行為的最貼切形容，就是粗魯或視而不見。老師們指責，現代科技養出了一批疏離的世代，他們的注意力隨時都可能被筆記型電腦、手機和 iPod 所轉移。

「就以我自己在生涯中遇過的所有師長來說，如果要我想像自己用『喂』來叫老師，還直呼老師的名，而非他們的稱謂，那麼我真的無法想像那種情況，」舒牟如此透露，擁有博士學位的她，在北伊利諾州大學教了十五年的書。「我愛我的學生們，甚至還在二〇〇五年獲頒大學教學獎。唉，但世界已經變樣了，和我當年讀書的時候完全不一樣了。」

不過，大學教職員表示，大多數學生的行為仍然相當值得讚賞（譯註：to one's credit 指某人值得讚揚、認可），因為他們不但尊師重道，而且比過去的學生更好學不倦。

只不過，教授們也發現，如今他們不得不在課程大綱上挪出一點空間來加入註明，好要求學生不要在上課時上網、發手機簡訊或接聽電話，以免影響上課。

對學生來說，他們在上課時最討厭的情況，就是有人出聲地吃喝和咀嚼食物、打瞌睡，或是在大家討論時，肆無忌憚地發表高見，企圖主導整個討論。

有些人則怪罪中學對於約束學生在課堂上的言行降低了標準，疏於管教學生；而其他人則認為，問題的根源其實出在家庭沒有盡到責任，是家長沒有灌輸子女如何適時說「請」或「謝謝」等禮儀的基本技巧。

有些情況則是，家長本身甚至比子女更面目可憎。一位教授透露，他聽到有位氣沖沖的家長，在發現孩子有門課被當之後，居然堅稱自己學費沒有少繳，所以孩子的成績「至少也該有六十分才對」（譯註：美國一般成績的換算標準是，A 為 90 分，B 為 80 分，C 為 70 分，而 D 為 60 分）。

02-18

是傳道授業，還是只提供了服務？

不過，專家認為，大學生粗魯無禮的行徑，也許不僅是出於自認有權如此做。

「學生常見的態度往往是：『我才不需要老師呢，我有網路就萬事 OK 了，』」約翰霍金斯大學禮儀方案主任 P.M.福尼如此表示，「這個世代的學生，往往打從幼年起，就一直依賴電腦作為吸收知識的輔助工具，所以當老師開始在課堂上教授有關但丁《神曲》的評論文章時，很多學生就會馬上開始打簡訊，而且認為這樣根本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。」（譯註：think nothing of 指把某事視為稀鬆平常，認為不足為奇。）

福尼指出，感覺上，傳統的師生關係，如今似乎變成了客戶和服務提供者的關係。「隨著資訊科技的重要性與日俱增，老師和教授作為知識與智慧的供應者的權威，卻反而與日遞減，」他如此透露。

設定明確的底線

福尼指出，打從第一天上課起，教授們就應該設定課堂應輕鬆但不隨便的基調，同時也要明確界定

自己能接受的底線。舉例來說，他在第一堂課時，都會先解釋自己當年在義大利成長的背景，而那是個完全不同的世代，就當時來說，在課堂上戴帽會被視為粗魯無禮，所以他現在也會覺得，課堂上如果有這種行為，很容易令人分心。

「我會說，『大家聽好，我不強制執行這個規定，而只是請大家幫個忙，看在上述理由的份上，盡量不要在課堂上戴帽，』」福尼透露，「從此之後，就不會有人在課堂上戴帽了。」

老師們也表示，當學生充分了解到，老師期望他們能有的行為，以及他們能期望老師有的行為——其中包括互敬互重，之後他們的回應通常都很好。不過，某些課堂上的主題的確可能引發討論——或甚至是言語冒犯的爭辯。

「我認為，最重要的是在於，授課教師如何著手處理特定的情況，以及如何向學生傳達出來，」凱莉·蘭恩表示，身為教授的她，有時會要求學生閱讀如種族和宗教信仰等需要小心處理的敏感主題，「我們自己當年十八歲的時候，可能會覺得自己的觀點和其他人沒什麼兩樣。」（譯註：指時代不同了，從前學生們的觀點大同小異，但如今思想變得多樣化，不同學生的想法也可能大相逕庭，所以討論敏感議題就可能引發爭辯。）